

左龔外集

十四

五十四

竹園集

卷一

詩

左龔外集目錄

卷十四

黃帝紀年說 四頁

附 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

王船山史說申義 十頁

論中國並不保存國粹 五頁

普告漢人 十五頁

利害平等論 十一頁

悲佃篇 十一頁

衡報發刊詞 一頁

論中國古代財政國有之弊 九頁

黃帝紀年說

民族者國民特立之性質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爲吾四百兆漢種之鼻祖者誰乎是爲黃帝軒轅氏是則黃帝者乃製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繼黃帝之業當自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始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降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摩哈麥特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近世以降若康梁輩漸知中國紀年之非思以孔子紀年代之吾謂不然蓋彼等借保教爲口實故用孔子降生爲紀年吾輩以保種爲宗旨故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夫用黃帝紀年其善有三黃帝以前歷史之事實少孔子以前歷史之事實多故以黃帝紀年則紀事一歸於簡便而無由後溯前之難其善一日本立國以神武天皇紀年所以溯立國之始也中國帝王雖屢易姓與日本萬世不易之君統不同然由古迄今凡

漢族之主中國者孰非黃帝之苗裔乎故中國之有黃帝猶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擇善而從其善二中國政體達於專制極點皆由於以天下爲君主私有也今紀年用黃帝則君主年號徒屬空文當王者貴之說將不擊而自破矣其善三嗚呼北敵蹈隙入主中華謂非古今來一大變遷耶故當漢族不絕如線之秋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爲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漢族民族之感覺偉哉黃帝之功美哉漢族之民黃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閏五月十七日書

附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

中國紀年無劃一之法自竹書紀年以降編年之史無一不複雜者今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將黃帝降生後之大事列表如左

降生後年代

中國大事紀

十一年

黃帝即位

三百五十年

唐堯即位

四百九十八年

夏禹即位

九百四十年

商湯即位

一千五百八十六年

周武即位

一千八百六十年

周民逐厲王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

周避犬戎東遷

二千二百四十年

大哲學家孔子生

二千四百八十八年

秦始皇即帝位

二千五百三年

陳涉起革命軍

二千六百年

晉避五胡南遷

三千三百年

隋文帝一統南北

三千六百三十八年

沙陀夷李克用主中國

三千八百四十二年

金虜陷宋京師宋南遷

三千九百九十三年

蒙古夷滅宋主中國

四千八十一年

明太祖排斥蒙古

四千三百五十九年

滿洲入關

四千五百六十年

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四千六百十一年

聯軍入北京

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體三文化記周避犬戎者記異族戰勝漢族之始也記晉避五胡者記異族入主中華之始也記沙陀金元者爲異族僭位記也記隋文帝明太祖洪秀全者爲漢族光復記也記聯軍入北京者爲漢族將受制於西人記也是爲中國民族之變遷夏禹即位曷爲記爲君主世襲記也商湯即位曷爲記爲諸侯

革命記也周民逐厲王曷爲記爲平民革命記也秦始皇陳涉曷爲記爲君權民權之消長記也是爲中國政界之活動黃帝之時代文化胚胎時代也唐堯之時代文明漸起時代也周武之時代文治極盛時代也故於其即位也特記之而孔子者又集中國學術之大成者也故於其降生也亦記之是爲中國文化之變遷此三者外他書自能詳之茲弗記

按、我國在民國紀元以前、用帝王紀年、全無表明時間距離之功用、故清末有識之士多主張中國應廢棄帝王紀年而新定合理適用之紀年。今綜合各種主張、計有四說。一、用孔子紀年、爲康君長素（有爲）之主張。二、用西周共和紀年、爲章公太炎（炳麟）之主張。三、用世界通用之耶穌紀年、爲高君夢旦（鳳謙）之主張。四、用黃帝紀

年、爲劉君申叔（光漢）之主張。其後宋君漁父（敦仁）尤力主黃帝紀年之說，故民元前七年乙巳同盟會成立，其機關報之「民報」即用黃帝紀年，稱其年爲「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與劉君此文所用年數不同者，因黃帝紀年，向多異說，觀民元前八年甲辰劉君所撰之「清祕史序」又稱其年爲「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可知黃帝至今年數之不能有定論。宋君所用者，即最習見之說，出於「皇極經世」，爲「通鑑前編」至「通鑑輯覽」諸書所採用者，然實無歷史的根據。）自此以後，民黨書報及各處覆清之師多用黃帝紀年。逮民元前一年辛亥、武昌義軍興，各省相繼反正，軍政府一切文告皆稱「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用至其年陰曆十一月十二日即陽曆十二月三十一日。翌日，中華民國

國政府成立於南京、大總統孫公就職、即明令改用陽曆、稱是日爲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黃帝紀年自此始不復用矣。故黃帝紀年者、實建國以前民黨正式應用之紀年、爲民國開國史上之重要文獻也。最早說明用黃帝紀年之義者、即劉君此文。劉君所作「攘書」之「胡史篇」云、「宜仿西國紀年之例、以黃帝降生爲紀年。」

自注、「予另有黃帝紀年說。」此文曾否登報、無從稽考、惟「黃帝魂」中曾選錄之、今特收入外集之中。至所附「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中換算之年數、頗有舛誤、或爲劉君之偶疏、或爲手民之誤植、今皆依舊謄錄、因黃帝紀年非今後所宜復用、此文祇是革命之文獻耳。（中國今後宜用之紀年有二。一爲「國元」、即民國紀年、民國紀元以前則逆推而稱「民元前某年」。一爲「公元」、

即世界通用之耶穌紀年。）民國廿六年、即公元一

九三七年、一月一日、錢玄同附記。

陸淳之冊籍，並錄手冊，以賜厥令，皆於曆數煥，因黃帝
 黃帝制心，時大率與經書所載者，多相符合，然則
 漢世黃帝歷，中書雖有之，今傳者，大率皆漢之書，非
 自其「平民亦黃帝曆中強」，此文曾否登載，雖未
 詳載，云「宣帝西巡，錄平之曆，以黃帝制心，益其平
 用黃帝曆，平之註，宋明應書，此文。後漢范滂「奏書」之帖
 用之，其平錄，另開圖史，上之，通經文，能也。最早，則
 侯不尊，用矣。趙黃帝曆，平注，實與圖以，簡見，唐王太
 熙，得張氏藏中，華旦，圖元平，一曰，一日，黃帝曆，平自
 國，延熹，知立，於南京，大勝，通鑑，公孫輝，明即，今為，用歷

王船山史說申義

亡國多才自古已然王船山者亡國之一國民也故其言皆亡國之音所說多亡國之慘今繹其義可得而言

船山在當日伏處南疆艱貞絕學與李二曲孫夏峰黃梨洲顧亭林共稱講師大儒而船山之書獨晚出直至洪楊盪定之後曾國藩始輯遺書刻之其說大昌於湖湘而遍於天下夫張李時代爲他人驅除難而致其國天下迄定而船山方殫精而著書至洪楊時代天下一轉捩而所以驅除之者仍不異疇昔天下亦迄定而船山之書一於是時大發明是何故歟嘻吾知此後其被吾船山之影響者必無量而必生出許多之波動則敢斷言者也惟其書之竅要處多用口口字代之是殆削於曾氏之手此亦何怪其然然無別本之可校爰就確不可移之義爲之補亡其標識則在左肩右脚之間

也

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於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圯』乎謀之不臧莫知其『禍』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按種性之辨不外風習血液二者若風習旣同血液復混是無從而辨之故拓拔氏當時冒中國之文化復以亡國之虜經數傳而竊中國之種智以同於我此自我之同化力之所致高門大姓亦有所以得之所以與之者也胡元之禍較之拓拔則妄分蒙古色目爲一級漢人爲一級南人爲一級此視爲士大夫僅自旌其閥閱者其相去果幾何夫冒我族姓

則彼自知其不肖而欲以吾種易之也乃當元之時至有竄

易其名爲不骨都拔古台等字者

見趙甌北廿二史劄記中

此又誰爲不

肖也嗚呼種亦賤矣若夫取其職官之志而讀之某官某得幾員某官某得幾員則對於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之一言尤可痛心婚宦相雜而懸爲禁且以爲貴胄也而忽弛之誰應之者風習本我之國粹而血液亦實無可言何謂新起之夷吾寧易之曰將亡之虜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治統之亂「權奸」竊之「盜賊」竊之「夷狄」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爲「夷狄盜賊」之羽翼以文致之爲聖賢而恣爲妖妄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寵「夷狄」而禍亂極矣石勒起明堂辟靡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儒鬻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勒之

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噍類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

按夷狄盜賊之敢於竊天下者以恃有敗類之儒爲之送徽號而頌功德也夫人未有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盜賊豈不自知爲夷狄盜賊不過吾雖夷狄盜賊之肺腸而已作聖明天子之面目工部具一奏曰修聖廟禮部具一奏曰開鴻科而天下之士走集而相慶者已填駢於日下則文化大起居然聖朝昨日之夷狄盜賊則永遠之太祖太宗是何樂而不爲夫天下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夷狄盜賊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則敗類之儒假之也嗚呼此敗類之儒罪豈勝殺其長一二人非分竊國之想猶可言也其蒙蔽萬世子孫不識太祖太宗之即爲夷狄盜賊不可言也天下無此種敗類之儒則夷狄盜賊之來直呼之爲夷狄盜賊人人心目中有一

夷狄盜賊則未有逐之不力者夷狄盜賊而自知無可假借之名則未有不自沮喪者以此而立國則夷狄盜賊之不絕跡於天壤者吾不信也若必恃天之不可欺而駢戮其子姓吾猶嫌船山之不智雖然既至其子姓之朝則又不得不謀所以戮之之道也敗類之儒之毒一至此哉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繫論東晉愈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爲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爲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枵胸縮退阻之說以坐困江東讀蔡謨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苟有生人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夫彼亦有所爲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不振也而左袒導者詎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撓之情深於外禦爲宰相保其勲名爲天子防其篡奪

嗚呼天下之大防「夷夏」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即令桓
溫功成而篡猶賢於戴「醜夷」以爲「中國」主況僅王導
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
必深察其情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

按時勢之紛亂人心之朽敗未有甚於十六國之頃者也自
晉以前幽燕之地依然也雖五胡雲擾江東立國其內備之
裕外逼之輕較之南宋則甚遠也

船山詳論
之故不贅

乃首潰夷夏之

防大紊天下之紀過江名士之罪投之濁流束之高閣詎足
以蔽之乎夫蔡謨之流清談竟夕諱言國事仇之不審何以
言報且宰相風流將軍儒雅當時之士互結職爲名高國事
之來輒以情之所贅沮敗天下之大局將相相訐而奸雄啓
釁乃小朝廷之天子祇顧青衣行酒而決不欲臣下之稍議
之桓溫之篡誠不足尙然國恥彌天只談風月以之應付寇